

世界大师散文坊

蒲宁

〔俄〕

陈倩
——
译

我的青春是
一场
烟花散尽的漂泊

Иван Алексеевич Бунин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精美译文 精致插图 经典悦读

我的青春是
一场
烟花散尽的漂泊

[俄]

蒲宁

陈倩——译

Исеевич Бунин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青春是一场烟花散尽的漂泊 / (俄罗斯)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著; 陈倩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1

(世界大师散文坊)

ISBN 978-7-5594-0001-7

I. ①我… II. ①伊… ②陈… III. ①散文集—俄罗斯—现代 IV. ①I512.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46245 号

书 名 我的青春是一场烟花散尽的漂泊

著 者 (俄罗斯) 伊万·阿列克谢耶维奇·蒲宁

译 者 陈 倩

责任编辑 汪 旭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江苏凤凰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9

字 数 22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0001-7

定 价 39.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001

深夜时分

只有曾经共同经历过痛苦和误解,而后窥探到真理那罕见面容的人们,才会像我们这般深爱着彼此。

005

在八月

周遭万物无一不在散发幸福的气息——花园、草原、瓜地,甚至是空气和炽烈的阳光,无一不如此。

010

霞光千里,彻夜不灭

“早晨脑袋瓜比晚上要来得聪明。”

018

日射病

“或许,整座城市只有我一个不幸之人。”



027

高加索

暑气散尽,夜晚温暖而又黑暗。

033

在一条熟悉的道路上

“听着,让我们远走高飞吧!”

037

山口

在山巅迎接我的是肆虐的风雪、浓墨般的黑夜和漫天的迷雾……可我们还是走吧,继续前行!

042

走向海角天涯

或许,唯有漫天的繁星才会知晓,人类的痛苦是多么神圣!

050

安东诺夫卡苹果

这是智慧之花,这是肺腑之情。

070

松树

梦在门厅内徘徊着,而门内已昏昏欲睡。

084

万籁俱寂

有朝一日我将与这亘古长存的寂静融为一体,栖息于寂静的幸福之中。



090

午夜的启明星

夜、树林、整个宇宙、她的全部秘密,除了人之外的万事万物,都与她同在,都活在她的心里。

095

篝火

满天的繁星,头顶的天空,都给人以一种全新的感觉——让人苦恼,让人困惑。

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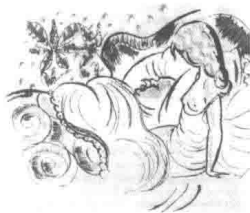
素昧平生的友人

艺术是诗词,是音乐,是人类灵魂之歌。倘若能在死后为世人留下几行文字该有多好……

110

主教

只有上帝才知晓如何去衡量俄罗斯心灵那难以言说的。





113

青年与老者

“我没像驴那样活过，也没过狗那样活过，怎么会变成猴子呢？我又如何会变老呢？”

118

传说

无论如何，依旧会有在世之人对古老的生活魂牵梦绕，觉得那很美好，很幸福——因为那是传说中的一切。

120

伯纳

伯纳一生兢兢业业、忠贞不渝地履行着他微不足道的天职，他效命于上帝并非出于畏惧，而是出于良知。

125

自传札记

“太多了！”命运赐予了我们太多“伟大的、历史性的”事件我们的祖先诺亚所经历的也仅仅是一次洪水罢了。

176

我的生平

我是一个矛盾的混合体，忧伤、快乐、个人感情以及对生活的极大兴趣同时出现在我身上。

195

我是如何写作的

往往只是普通的一个字，刹那间就能唤醒内心深处感觉，你的耳边响起呼唤声，这声音便成就了整篇文章。

198

诺贝尔奖日

过去十五年里我所承受的悲痛远远超过了快乐。



209

拉赫玛尼诺夫

这样的场景只会出现那充满浪漫主义情怀的岁月中,那时人们彻夜不眠地谈论美,谈论永恒,谈论高雅的艺术。

230

夏里亚宾

“只有鸟儿的歌声才是免费的。”



212

列宾

他想以我为主人公作一副圣像画。我受宠若惊,但仍婉言谢绝——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自己被画成圣徒模样啊。

215

杰罗姆·杰罗姆

午宴的席间,一会儿被如同地狱之火般熊熊燃烧的壁炉灼烤着,一会儿又要忍受极地般的严寒!

218

托尔斯泰

柔和的灯光从玫瑰色的灯罩下散发而出,他的脸被陶瓷灯遮挡住,在淡淡的阴影下若隐若现……

243

殿下

这个“不正常”的人身上拥有某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怡然自得的东西……

252

库普林

“库普林总是怀着温暖的善意对待周围的所有生物”,“库普林为全世界送上祝福”。

268

忆普希金

是谁让我承受这份因这个美好而又忧伤的女性形象产生的痛苦,是上帝,还是他——普希金?

深夜时分



这是南柯一梦，抑或是恍如梦境的神秘的夜生活？我感觉，那郁郁寡欢的秋月已然在大地上空飘浮了许久许久，到了该好好歇息的时刻——远离白昼的虚伪和喧嚣。我感觉，整个巴黎都已经沉沉入睡，即便是最穷苦的角落也已进入了梦乡。我沉睡了许久许久，这场梦境终于慢慢离我而去，仿佛是一位对病人关怀备至而又从容不迫的医生，履行完自己的职责，看到病人睁开双眼，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因重生而露出羞怯、愉悦的微笑后，才无所牵挂地离病人而去。我从梦中醒来，睁开双眼，发

现自己正置身于寂静而又幸福的夜之王国。

此时的我正身处五楼的卧室中，我踏着地毯，悄无声息地走到一扇窗前。时而凝视这间弥漫在轻盈的朦胧夜色之中的宽敞卧室，时而透过窗户上方的那排玻璃，仰望明月。月光为我披上一件银白色的纱衣，我抬头远望，久久地凝视着明月的脸庞。月光透过窗幔淡白色的花边，染淡了卧室深处那朦胧的月色。从那儿无法看见月亮的身影。然而卧室的四扇窗户却笼罩在皎洁的月光中，就连窗畔的一切也都被月亮照得雪亮。月光透过窗户，在地上投映出一个又一个淡青色的和淡银色的拱形图案，每个图案中都有一个烟色的十字形阴影，这些十字形阴影一旦投映到沐浴在月光中的圈椅和靠背椅上时，便会弯下柔软的腰肢，仿佛被折断了一般。最靠边的那扇窗下摆放着一张圈椅，我心爱的姑娘正坐在上面——白衣胜雪，仿佛一个正处豆蔻年华的少女。她面色苍白、眉目如画，由于我们俩所经历的磨难，由于我们俩常常针锋相对、矛盾重重，她早已感到疲惫不堪。

这样的夜晚，她又因何而无法入睡？

我在她身旁的窗台上坐了下来，避免与她发生任何眼神接触……是啊，已经是深夜了——对面那幢五层楼的房子也早已是漆黑一片。窗户都是黑洞洞的，仿佛是盲人的眼睛。我俯看那条如同长廊般狭窄而又深远的街道，那里也是漆黑一片，空无一人。整个巴黎都笼罩在黑暗和寂静之中。只有斜挂在城市上空的月亮彻夜未眠，散发着淡白色的光芒，形单影只地在天空中飘浮着，与此同时又似纹丝不动地躲在四处浮动的烟色云朵里。月亮直视我的双眼，虽仍皎洁无瑕，但已不是满月，因而颇有几分楚楚可怜之色。云彩仿佛一缕缕轻烟，从明月的身畔悄然飘过。每当靠近月亮，云彩便会消失在明亮的月光之中，飘远之后，逐渐凝聚起来的云彩就会变得浓厚起来；待其飘过屋脊，又会变成一片片沉甸甸

的、无比压抑的云堆……

许久不曾看见月夜了！我的思绪不禁飘回童年时代，忆起那时在俄罗斯中部山峦起伏的贫瘠草原上度过的岁月，仿佛又看到了那些遥远的、几乎已被遗忘在记忆角落里的秋夜。在那里，月亮悬挂在故宅的屋檐下，窥视着我的卧室；在那里，生平第一次看见月亮温柔而又苍白的脸庞，并深深地迷恋上了它。我幻想着自己离开了巴黎，刹那之间如登绝顶，鸟瞰着辽阔的平原，俄罗斯的万千美景仿佛尽收眼底。那儿是宛若沙漠般广袤无垠、浮光跃金的波罗的海；那儿是郁郁寡欢的松树之乡，正在朦胧的暮色中向东延伸；那儿是森林、沼泽和小树林，往南是一片地势低洼之地，绵延着一望无垠的田野和平原。数百俄里长的铁路轨道在一座座森林中来回穿梭，在月光下不时闪着毫无光泽的微光。沿着铁路线的一盏盏路灯正睡意朦胧地闪烁着五彩的光芒，一路延伸至我的故乡。一片冈峦起伏的田野浮现在我眼前，田野中矗立着一栋地主老爷的府邸——陈旧、破败、平淡无奇，却在月光下散发着一股柔和的气息……儿时曾窥探过我卧室的那轮明月，此后目睹我成为少年的那轮明月，如今又与我一同感伤我那一无所成的青春的那轮明月，莫不成就是眼前的这轮明月吗？在幸福的夜之王国里，正是它在抚慰着我的心灵……

“你为什么还不睡？”她那怯生生的声音响起。

在漫长而固执的沉默之后，她首先打破了僵局，这让我的心中感到一阵刺



痛，一股甜蜜而又苦涩的滋味袭上心头。我轻声答道：

“不知道……那你为什么也还不睡呢？”

随后又陷入久久的沉默中。月亮已经坠落到屋顶后，月光照进卧室，整个房间洒满银光。

“原谅我！”我走到她跟前，说道。她没有回答，只是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我握住她的手，将之从她的眼睛上移开。泪水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眉毛仿佛孩童般高高扬起，不停地抖动着。我跪倒在她的脚边，把脸贴近她的身躯，这一举动非但没能止住她的泪水，就连我自己也禁不住潸然泪下。

“这难道是你的过错吗？”她惶恐不安地低语道，“难道不全是我的过错吗？”

她破涕而笑，露出一个快乐而又苦涩的笑容。

我告诉她，我们两人都有过错，因为我们违背了生活在这个世上所必须遵循的快乐戒律——而快乐正是人类所必须追求的一种心境。我俩冰释前嫌，重又陷入爱情的漩涡。只有曾经共同经历过痛苦和误解，而后窥探到真理那罕见面容的人们，才会像我们这般深爱着彼此。唯有苍白而又忧郁的月亮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一八九九年

在八月



我爱慕的人儿已离我而去，可我还未曾向她吐露心迹，那年我只有二十二岁，她的离去于我而言仿佛是一场灾难——茫茫世间似乎只剩我孤身一人。彼时恰逢八月底，我所居住的那个小俄罗斯城市热得仿佛蒸笼一般，空气都好像凝滞住了，没有一丝风。某一个周六，我从桶匠那儿下了工，那时街上空无一人，我没有回家，而是信步朝城郊走去。沿着人行道走着，两旁是一排排已经打烊了的犹太商店以及陈旧的货摊；教堂敲响晚钟，提醒人们去做晚祷，一排排房屋也将长长的影子投到地

上,而酷热的暑气并未就此散去——南方城市的八月末依旧会出现这种暑气蒸人的天气,即便是那被烈日炙烤了整整一夏的花园也被蒙上了层层尘土。我感到苦闷至极,一种难以言说的抑郁之感席卷了我的整个身心,而周遭万物无一不在散发幸福的气息——花园、草原、瓜地,甚至是空气和炽烈的阳光,无一不如此。

在尘埃遍布的广场上,一位美丽高挑的霍霍尔女郎^①站在水管旁,身穿一件雪白的绣花衬衫和一条黑色的紧身直筒裙,赤脚穿着一双打有铁鞋掌的皮鞋。她很像米洛斯的维纳斯^②,只不过这位维纳斯的脸庞被太阳晒得黝黑,一双栗色的眼睛透着快活的光芒,前额轮廓分明——大概也只有霍霍尔女子和波兰女子才会拥有如此饱满的额头。水桶灌满水后,她把扁担放在肩膀上,挑着水桶朝我迎面走来。虽然晃动得哗哗作响的水沉重不已,但她却微微摆动起身体,皮鞋踏踏作响地敲击在地板上,整个人显得步履轻盈、体态端庄……我至今仍记得,当初自己是如何彬彬有礼地侧过身子给她让道,如何久久地凝望她的背影而不自知!在那条以广场为起点、途经山脚、终抵波多尔低地的大街上,可以望见嫩绿色的大河谷、草地、森林以及它们背后的那片黑黢黢的金色沙滩,还能眺望远方,看见那温柔的南国丽影……

如此看来,我对小俄罗斯的爱似乎在那一刻攀到了无法逾越的顶峰,自此之后再未曾体验过像那年秋天那般美妙的生活了——那时的我每天都在谈论如何同生活抗争,平日里就在箍桶匠那里学学手艺。而现在,站在广场上的我决定去郊外拜访托尔斯泰主义的信徒们。下山前往波多尔低地的途中,我遇到了许多

① 旧时俄罗斯人对乌克兰女郎的蔑称,今为谑称。

② 此处指的是在米洛斯发现的著名的维纳斯雕像。维纳斯在罗马神话中是爱与美的女神。

飞驰而过的双套马车——车上的乘客都是乘坐五点钟的那趟由克里米亚驶出的火车而来的。一匹匹拉货的高头大马，拖着满载了一个个箱子和一捆捆货物的嘎嘎作响的车子，慢慢悠悠地朝山上走去。化工品、香草以及蒲席散发的气味，双套马车，尘土，从风光秀丽的远方而来的游客，又在我的心底唤起了某种极其忧伤而又甜蜜的渴望，让我的心紧紧地揪在了一起。我拐进花园中间的一条狭窄的胡同里，一个人在城郊久久游荡。住在城郊一带的“爷们”都是些工匠和小市民，每到夏日夜晚，众人便聚在河谷里“狂欢游乐”，此间笙歌鼎沸，好不热闹，人们用赞美诗的曲调齐声高唱伤感而又动听的哥萨克歌谣。而此时，“爷们”正忙着打谷。我往城郊边缘走去，一排排蓝白相间的土坯房坐落在一片已被春汛时期的河水淹没的岸边林木丛中，而在河谷的起源处，可以看见连枷在晒谷场上时隐时现。然而，河谷里连一丝风都没有，燥热的程度跟城市里一般无二，于是我赶忙返身上山——那儿有开阔又平坦的草地。

那里视野开阔，幽静安宁。目之所及，尽是密密麻麻、高高戳起的麦茬，犹如一片金黄色的海洋。宽阔的道路^①没有尽头，上面铺满了厚厚的灰尘：行走于此，仿佛脚上穿着的是一双丝绒制的鞋子。而西沉的落日则为你周遭的一切——麦茬、道路以及空气，都披上了一件熠熠生辉的纱衣。一位晒得黝黑的霍霍尔老叟拄着拐杖走来，他脚踏一双笨重的靴子，头戴一顶羊皮帽，身穿一件黑麦面包色的厚长袍，手中的拐杖在阳光下犹如玻璃般闪闪发亮。成群的白嘴鸦在麦茬地上空滑翔而过，翅膀划出一道道炫目的光芒，我不得不拉下已被晒得滚烫的帽檐，来遮挡刺眼的亮光和滚滚的热浪。一望无际的天边，隐约可见两头犍牛正慢悠悠地拉着一辆大车向前走去，还能望见看瓜人建在瓜地里的窝棚……啊，置身于这片辽阔而又宁静的原野中是多么的惬意！然而，我的心却情不自禁地飘向

^① 这里指的是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被车马轧出来的道路。

了河谷后的南方，我所魂牵梦绕的正是心爱之人离我而去的那个地方……

距大路半俄里开外的河谷上方，建有一座小巧的红色瓦房，那是托尔斯泰主义信仰者——季姆琴科家两兄弟巴维尔和维克托的庄园。我一路踩着干硬的麦茬，朝他们家走去。农舍周围空无一人。我从小窗口向里张望，那儿尽是苍蝇，成群结队地在屋里四下飞舞：有的贴在窗户玻璃上，有的倒挂在天花板上，有的则停在板凳上的那只瓦罐上。紧挨着农舍的是一个牲口棚，那儿也是连个人影都找不着。院门敞开着，满院尽是已被太阳烤干的牲畜粪便……

“您要上哪儿去？”猛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

我转身往河谷上方的陡壁看去，说话的正是巴维尔·季姆琴科的妻子奥尔加·谢苗诺芙娜，此刻她正坐在瓜地的田埂上。她并没有起身，只是同我握了握手，我在她身旁坐了下来。

“很无聊吧？”我直视着她的脸庞问道。

她垂下眼帘，凝视着自己赤裸裸的双足。这位娇小玲珑的女子有着一张晒得黝黑的脸庞，穿着脏兮兮的衬衫和陈旧的裙子，活脱脱像是一个被派来看守瓜地的小姑娘，百无聊赖地在烈日下度过漫长的白昼。她长得像俄罗斯乡村的一位正处豆蔻年华的少女。然而，无论如何我都无法习惯她的穿着，也看不惯她赤着脚行走于牲畜粪便以及扎人的麦茬间，我甚至都不好意思去看她的脚。连她自己都会把脚蜷缩起来，时不时地斜睨一眼伤痕累累的脚趾甲，但她的脚却长得小巧而秀美。

“我的丈夫到河谷那儿打麦去了，”她说道，“维克托·季姆琴科外出了……巴甫洛夫斯基又因逃避服役被官府抓了起来。您还记得巴甫洛夫斯基吗？”

“记得。”我漫不经心地回答道。

我俩都开始沉默起来，久久地眺望着蔚蓝色的河谷，眺望着森林和沙滩，眺

望着发出忧郁呼唤声的远方。太阳仍在炙烤着我们；沉甸甸、团滚滚的西瓜挂在如蛇般盘绕交错的发黄了的瓜蔓上，瓜果也被太阳烤得发热。

“您为何不向我敞开心扉呢？”我开口道，“您何必要对自己苦苦相逼？您是爱我的。”

她蜷缩起身子，把脚盘起，闭上了眼睛；随后把落在面颊上的头发吹开，露出一抹坚毅的笑容，说道：

“给我一支烟。”

我递给了她。她深吸了两大口，被烟呛得大咳了起来，于是就把烟卷儿远远地扔开，开始沉思了起来。

“我从一大清早起便坐在这儿了，”她说道，“就连河谷那边的鸡都会来啄食西瓜……我不明白，为什么认为我在这儿会感到百无聊赖呢。我非常喜欢这儿，非常喜欢……”

日落时分，我走到了离田庄两俄里远的一处可以俯瞰河谷的地方，摘下帽子，在那儿坐了下来……透过泪水，我遥望远方，恍惚看到一座座令我魂牵梦绕的炎热的南国城池出现在某个遥远的地方，看到暮色中那青色的草地，看到与我心爱之人融为一体的某位女郎的身姿，她的神秘以及孩童般的忧郁丰富了这一形象，而这种忧郁我曾在那个身材娇小的看守瓜地的女郎眼中见过……

一九零〇一年